

凡心志



「锦衾寒」

FENG(HENJI)
JINQINHAN

繁体版已在台湾率先上市，
被万千粉丝称为最值得收藏的作品。

原来，沉鱼落雁、
倾国倾城只是命运的捉弄……
我最终抵不过所有牵挂与挣扎……

纳兰若夕 著



[247.57]

1249

1247.57
1249

九思记

【锦衾寒】



PENG (HENI)
JINQINHAN

纳兰若夕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NES PUBLISHING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尘记·锦衾寒/纳兰若夕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3

ISBN 978-7-5470-0762-4

I. ①风…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272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267 千字

印 张: 16

出版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 爽

策划编辑: 刘晴晴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ISBN 978-7-5470-0762-4

定 价: 26.8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1	【楔 子】
3	第一章 【惊变】
7	第二章 【夺红】
13	第三章 【焚心】
17	第四章 【出逃】
21	第五章 【陷阱】
30	第六章 【诱惑】
35	第七章 【春宫】
43	第八章 【祸端】
46	第九章 【花舫】
51	第十章 【重逢】
57	第十一章 【焰火】
67	第十二章 【惊魂】
73	第十三章 【死劫】
82	第十四章 【报复】
93	第十五章 【灼痛】
100	第十六章 【迷惑】
107	第十七章 【变故】
115	第十八章 【冲突】
121	第十九章 【意外】
126	第二十章 【韩府】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一章	【血帕】	132
第二十二章	【寿宴】	137
第二十三章	【哀情】	142
第二十四章	【故人】	148
第二十五章	【猫缘】	154
第二十六章	【誓言】	161
第二十七章	【惊梦】	169
第二十八章	【婚期】	174
第二十九章	【变故】	182
第三十章	【重遇】	188
第三十一章	【折磨】	192
第三十二章	【惩罚】	199
第三十三章	【布局】	205
第三十四章	【争吵】	209
第三十五章	【心碎】	215
第三十六章	【混乱】	221
第三十七章	【沉沦】	230
第三十八章	【变色】	233
第三十九章	【真相】	238
第四十章	【错过】	245
【后 记】		250

【楔 子】

芙蓉鸾帐春宵暖，一梦方觉锦衾寒。

离落红尘。水月镜花。

执手相顾，苍茫四野无颜色。

是梦？是影？是幻？是真？

我站在镜里，看你，看那根传说的红线，生生相牵，生生相念。

你站在镜外，看我，看那一世世的恩怨，千般无奈，万般想念。

这镜，隔着你我，隔着千山，

却，

隔不断，

相思九霄，碧落黄泉。

第一章 【惊变】

花半折，雨初晴。

未卷珠帘，梦残，惆怅闻晓莺。

宿妆眉浅粉山横。

约鬟鸾镜里，绣罗轻。

这一日，醉香楼，张灯结彩，乐声霏霏。

倚栏望去，满眼的绢纱罗裙，金摇翠钗，目之所及，均是欢娱之景。

醉生梦死。

我摇摇头，嘴角涌起一抹无奈的浅笑，这样的脂粉之地，看似夜夜笙歌，温香软玉，只是，谁又能看得到人后的无奈断肠呢？

人只道青楼女子无情，却不知，这也只是自保的法子。

不能留情，便也只能无情了。

“啊！”正要抬手敲门，只听房里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

我心里一紧，端着茶盘的手，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你既然已经进了这个门，难道还想立什么贞节牌坊？扭扭捏捏的是不是存心想砸了我醉香楼的招牌？”

一个尖厉的声音恨恨传来，我心里更乱了，这声音的主人正是醉香楼的老鸨月依云，她过来姑娘这边……莫非？

我紧紧地咬住嘴唇，手握成拳，指甲紧紧地嵌进肉里，一阵冷意袭来。

“云娘，求求你，不要让紫轩接客，紫轩一辈子都会好好侍奉你老人家的。”姑娘哽咽出声，声音悲悲切切，满是绝望。

在醉香楼这么久了，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人，每个姑娘都心知肚明，紫轩今日这般乞求，只怕心里也是早已知道结果了。

求与不求，又有什么用呢？

果然。

“混账。”月依云一声断喝。

“啊！”紫轩又尖厉地痛呼起来。

我心里一阵抽痛。

醉香楼是扬州最大的青楼，姑娘们的姿色才艺，是其他青楼望尘莫及的，月依云管教姑娘们，更是心狠手辣。漂亮的姑娘，便用针刺之刑，一枚枚的银针，沾了盐水刺进姑娘的体内，刺骨地疼痛，却不留一丝伤痕；色衰的姑娘，便重重地挥了鞭子下去，用藤条一下下抽在姑娘的身上，只消片刻，便皮肉开绽。

不过醉香楼到底是烟花之地，所以这鞭刑很少会用，只是月依云折磨人的法子却越来越阴森，直教人生不如死。

“啊！”紫轩又惨叫起来，声音已经喑哑。

“砰。”我心里一紧，手里的茶盘滚落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了一地，晶瓷的杯子成了满地的碎片，闪着幽幽的冷光。

“谁在外面？进来。”月依云冷冷出声。

糟糕。

我心里暗道不妙，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房里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杯子的碎片、撕破的字画，还有沾了尘的纱衣。紫轩坐在地上，眼睛里一片茫然。



我急忙走过去，便要扶她起身。

“住手！”月依云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满脸怒气地看向我。

我急急地福了福身子，低低出声，“云娘。”

“哼！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娘？我看你只看得见那个丫头了吧？”

我咬咬牙，手垂了下来，紧握成拳。

月依云挑了挑眉，看向我，眸底精光一闪，脸上的愠色便已经不见了。她若有所思地笑了起来，“果然是姐妹情深呢，不错不错，我平时没白教你们，这男人不过都是薄情寡义，只有这姐妹之情，才会长久啊。把她扶起来吧。”

她这样一说，我反倒有些犹豫了，月依云平时心狠手辣，何曾顾忌过什么所谓的姐妹情深！我抬头看过去，她脸上的盛怒已经消失，看起来很是平静，仿佛刚刚的风波只是一场梦，与她毫不相关。

“是的，云娘。”我低低垂首，强忍着满心的疑虑，走过去，轻轻地扶起紫轩。

刚一碰到她的身子，紫轩的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

我心里一慌，心知是碰到她的伤了，看她身上并无鞭痕，脸上也无掌印，只是绽青的衫子上，有一小点一点的水渍。

月依云定是用针刺她了，我小心地绕过那些细小的水渍，扶着她坐到床上，便站在她身旁。

“倒还真是个细心的丫头。你今年几岁了？”月依云淡淡地说道。

“回云娘的话，若夕今年十四岁了。”说着，我抬起头换上一副笑脸，重重回道，“还未及笄。”

“哈哈，不错，不但细心，原来还是个聪明灵巧的丫头呢。”月依云眼睛一亮，直直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惊，在醉香楼这些年，一直极尽所能地装傻充愣，我知道她不喜欢呆板的丫头，毕竟青楼的女子凭的就是几分灵巧的心思才能留得住客人。只怕刚刚那些无意的举动和言语，让她看出了破绽。

“十四岁，确实是小了点。”月依云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过，小虽然是小了，但是一年到底也不算长久，刚好可以好好地调教一番。”月依云看向我，坚定出声。

“不要。”旁边紫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云娘放过若夕吧，她不过是个丫头，



紫轩平日没好好调教，才让她今日这般没大没小地冲撞了云娘。”

月依云狡黠地笑了起来，“放过她？我为什么要放过她呢？我醉香楼的姑娘都要反了我了，我白白供养了这么多的丫头，难道就是想存心让你们看着这醉香楼倒了不成？”

紫轩紧紧地咬住嘴唇，闭了闭眼睛，一抹晶莹的泪水滑过面颊。

“你先考虑一下，你应还是不应，我可不想等太久。”说着，月依云起身大步走了出去。

门扇起的风，熄灭了房里点点的烛火，黑暗里，我和紫轩静静地坐在地上。

“夕儿。”紫轩的声音充满苍凉，幽幽传了过来。

“姑娘。”我哽咽着，循着声音跪坐在紫轩身边。

冰冷的手指滑过我的面颊，指尖轻轻拭去腮边的泪水，紫轩轻轻叹了一口气，温婉出声，“夕儿，不要像姐姐这样，没得选的时候，匆忙就由了别人吩咐，你现在还小，还有大把的机会，一定要找到那个真心待你的男子。”

“姑娘，你真的要答应她的安排，要去……”我紧紧地握住紫轩的手，哽咽出声。

紫轩淡淡一笑，手指轻轻穿过我头上的发丝，“我在这醉香楼这么久了，其实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在青楼，凭的不过是声色技艺，我的曲唱得再好，这么多年了，也总是会让人生倦，从此，只能以色示人罢了。”

“姑娘……”我抬起头看向紫轩，她的脸看起来很是平静，一抹浅浅的笑意挂在嘴角。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倒是你，不要再走我的老路了。”说着，紫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坐到床上，疲惫地抬了抬手，“出去吧。”说完便懒懒地和衣躺在床上。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忍着汹涌而出的泪水，退出房里，房门轻轻地关上，满屋的黑暗都紧紧地锁在里面。

很多年后，我还是会想起这个房间，一抬手，便关住了满屋的寂寥，有时我会想，如果今日我没有迈进这个屋子，或许，以后的这些，都不会发生了。

只是，命运就像一个巨大的轮盘，早在冥冥间，就已注定了。

第二章 【夺红】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紫轩“夺红”这天，醉香楼很是热闹。

由于先前就放了消息出去，扬州城的公子贵胄都聚了过来，个个锦衣玉扇，满面春风。紫轩到底是扬州城数一数二的姑娘，况且今日又是她的“夺红”之日，哪个不想做这个给她破身的男人？

如果能夺下今夜，那么，在扬州城肯定也会风光一时。

紫轩怔怔地坐在镜前，一动不动的，任由几个丫头装扮着，脸上看不见一丝神情，就像是画在纸上的美人，美艳，却呆滞。

“姑娘。”我的眼泪汹涌地流出来，紧紧地抓住紫轩垂下的手。她的手很是冰冷，没有一丝温暖，就这么无力地垂着。我的心狠狠地疼起来，这手上的冰冷，一下下刺进我的心底。

“不哭！”紫轩缓缓抬起手，拭去了我眼角的泪痕，“我没事的，记着我的话。”



旁边的几个丫头已经给紫轩装扮完了，桃红的月牙双蝶戏花罗裙，浅粉的鸳鸯戏水绣鞋，额上点了一抹胭脂，头上斜斜插着一朵开得正艳的玫红汀兰花，隐隐带着淡淡的兰香，很是娇艳。

只是紫轩的颊上，纵然是用了上好的绮云胭脂，也仍掩不住她满满的绝望。

“姑娘。”我哽咽出声，紧紧地咬住嘴唇看向紫轩。

她的手无声地从我手里滑落，淡淡一笑，站起身向门外走去。

“哎哟，看我们紫丫头，这一装扮，还真是绝顶的美人呢。”月依云边说边笑着走进来，满脸的喜气。

“云娘。”我哭喊着跪在地上，直直地跪行到月依云脚下，紧紧地拉住她的衫子，额头一下下重重地磕在青石地上，“云娘，求求你放过姑娘吧。”

“混账。”月依云狠狠地扬起胳膊，给了我一记清脆的耳光。

“够了！”紫轩冷喝出声，“云娘，我跟你走。”说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走了出去。

月依云恨恨地咬牙，抬起脚踹在我的胸膛上。一口腥甜的鲜血喷出，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房门大开着，风直直地吹进来，卷起的落叶在房里打着旋地落在地上，扬起一阵阵迷蒙的灰尘。

我的心像是被这冷风撕裂了一般，尖利地疼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天渐渐暗了下来，房外，张灯结彩，很是喜庆，我呆怔怔地看着房外一盏盏的大红灯笼，像是一团团的烈火一样，狠狠地烧灼着我的眼睛。

“听说这次来的公子很多呢，正好我们过去伺候，快过去看看热闹。”

“是啊，快点走，要不然一会儿紫轩被人夺了红，我们就看不到了。”

……

房外，两个姑娘边说笑边匆匆走了过去。

我心里猛地惊醒过来——紫轩。

今日便是紫轩的夺红之日，我怎么可以在这房里待下去呢？就算不能让月依云改变主意，我也一定要救下紫轩，哪怕……粉身碎骨。

我紧紧地咬牙，眼里已是满满的坚定决绝。

哪知，刚一起身，一股腥热的血又从嘴里涌了出来，染红了大片的衣襟。



我摇摇晃晃地支撑着起身，胸部又是一阵剧痛袭了过来，额上泛起一层细密的汗珠。我捂着胸，微微弯着身子，快步向醉香楼的大厅走去。我走的是花园旁的这条近路，晚上这条路很少有人经过。

“啊！”我只顾低头急急地赶路，却不想重重地撞到一个人的身上，巨大的撞击让我的伤更尖锐地疼痛起来。我痛苦地捂着胸，蹲在地上。

“该死的。”一个低沉的男声从头顶上方传来。

我仰起头，一个高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面色很是阴沉地看着我，棱角分明的脸上，挂着满满的不耐烦，漆黑深邃的眼眸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狠狠地盯着我。

他身上的丝缎长衫很是华丽，借着远处袅袅射来的烛光能隐隐看出他头上的翠玉青钗，莹莹地闪着光芒。青楼女子，看见恩客的第一眼，便要能从衣着打扮上看出他的品级，是王孙公子还是达官公子，所以只是一个照面，我便清楚我撞到的这个男人，定是扬州城的权贵。想到此，我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也是为了紫轩的初夜“夺红”而来的吗？

我微微福了福身子，冷冷出声，“若夕给这位爷赔罪了，冲撞了这位爷，还请见谅。如果没什么事，若夕先行一步了。”说着捂着胸拂袖而去。

“站住！”那个男子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心里一惊，莫非他想……

我看了看这四周，很是安静，想来大家都已经聚在大厅里等着看今夜的“夺红”了，如果这男人真想轻薄我，只怕我喊破了喉咙也没人能听到。

“你想怎么样？”我微微颤抖着出声。

那男子并不理会我，拉着我的手腕，大掌一用力，便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啊！”我惊呼出声，脸色惨白。

“你给我闭嘴。”男人低喝出声，眉头一皱，直直地盯着我的胸部。

“登徒子。”我羞恼地咬牙，抡起另一只手掌，向他的脸上打过去。

“该死的。”那男人又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我，我的巴掌便停在半空。我恨恨地瞪向他，用力地挣扎着。拉扯间，我胸部痛得更厉害了，好像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一下子裂开了，疼得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你这个笨女人，给我老实点儿。”那男人看向我，低喝出声，拉着我向花园深处走去。离那光亮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那男人的面色很是阴沉，嘴里低咒出声，把我推着倚到一棵老树身上，皱着眉头盯着我。

“你想做什么？”我双手紧紧地捂着胸，断喝出声，只是说出的话，仍是掩不住微微地颤抖。

“该死的女人。”那男人并不理会我的话，抓过我的双手放在旁边，我身上的衣服也从肩上滑下了大半。

“啊！”我尖叫出声，惊恐地看向他，“你想做什么？你住手，要不然我叫人了。”

那男人看了我一眼，冷笑出声，“你给我闭嘴。”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就向我胸前探来。

我心一沉，这人，果然是登徒子，只怕今日，我是万难脱身了。想到此，我恨恨地瞪向那个男人，咬牙骂道：“畜生。”说着就要咬舌。

“啪。”一记清亮的耳光落在我的面颊上。

那男人看向我，强忍着怒气说道：“不想死的话就给我闭嘴。”说着捏着我的下巴，塞了一粒药丸进来。

药丸入口即化，隐隐带着一阵清凉芳香之气，而我像被人定住了一般，一动也不能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面前缓缓地除掉我身上的衫子。

眼泪滚滚地落了下来，清冷的月光照在地上，映得我的脸色越发的苍白了。一阵凉风袭来，我裸露在外面的肌肤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起来。衫子已经褪到了胸部，大半个肩膀都露在外面，微微的月光洒在身上，泛起一层晶莹。

只是，我的心底却已是满心的悲凉。

这个男人，他似是看不见我眼底浓浓的恨意，看不见我眸中熊熊的烈火，自顾自地拿起瓷瓶，倾斜着倒出些亮亮的药水，一点点小心地抹在我的胸腔上。

我心里一震，有些疑惑地看向他，“你？到底想做什么？”

那男人抬起头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继续帮我涂抹着被月依云端伤的胸腔，不过他的手却很是小心，粗糙的大掌轻轻地涂抹在伤口上，像是落在脸上的羽毛。

我脸颊一红，恼怒出声，“你快放开我。”

“如果不想早早就死的话，最好乖乖给我听话。”那男人手指一顿，冷冷说完，又小心地揉搓起来，胸腔的疼痛慢慢散去了，胸上涂抹的清凉的药水突然变得很是



灼热，暖暖的，像是被炉火烘烤着一样，我额头上泛起一层细密的汗珠。

那男人见此，皱起了眉头，帮我把衫子披了起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向花园外面走去。

“喂，你站住。”我急急出声，“公子的大恩大德，兰若夕一定铭记在心。”

那男人脚步一顿，转过身来看向我，“每晚用药，十日即可。”

我心里慌乱起来，“公子呢？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帮我疗伤？”

那男人并没有讲话，冷冷一笑，走了出去。

我呆呆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一时间迷惑起来。

醉香楼。

衣香鬓影，很是热闹。

满园的脂粉花香，袅袅扑鼻。

我踮着脚尖，站在房外找了许多，也没有看见紫轩，心里不由疑惑起来，今日这“夺红”之日，合着应该是在这厅里，怎么不见人影了呢？

正想着，一个穿着淡绿衫子的丫头端着茶盘从厅里走了出来，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叶儿，紫轩姑娘呢？”

叶儿呆呆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惊恐。

我更心急了，连连问道：“紫轩姑娘呢？说啊，她在哪里呢？”

“啊！”叶儿尖叫出声，颤抖地指着我，“血，血，好多的血。”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只见我雪白的衫子上沾了好多的鲜血。定是先前呕出来的血染在了这衫子上了，我微微皱了皱眉头，看向叶儿，“我没事，姑娘现在在哪里？”

“在，在……”叶儿似是惊魂未定，指着我染血的衫子，面色苍白。

“你说啊，姑娘现在在哪里？我身上这不是血，染上的颜色罢了，你不必担心。”我心知依叶儿这性子，如果不给她说个理由，她定会纠缠下去，只得胡乱编了一个借口搪塞过去。

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一句搪塞之语，竟在后来，惹出那么多的事端。

叶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阿弥陀佛，吓死叶儿了，还以为若夕你出了什么事呢。”



“叶儿。”我重重地喝了一声，“紫轩姑娘到底在哪里？”

叶儿有些委屈地看向我，“今日是姑娘的‘夺红’之日，姑娘定是要跟着恩客走了。”

我的身子颤抖起来，身上涌起深深的寒意，像是失了灵魂般，眼神空洞地看向叶儿，“姑娘她……”

“是的。若夕，早在你过来之前，姑娘就已经被夺了红，跟着那个恩客出了大厅了。”叶儿的声音也变得苍凉起来。

“那你知道是谁吗？是哪里的客人？你知道吗，叶儿？”我抓着叶儿的胳膊急急地问道。

“若夕，叶儿怎么知道呢？叶儿不过是个下人，不过若夕你也不必着急，明天一早，紫轩不就回来了吗？什么都不会变的，若夕。”

“真的吗？什么都不会变的。是真的吗？哈哈……”我大笑起来，一边笑，眼底的泪水一边汹涌地滑落。

真的什么都不会变吗？

一下子，我觉得全身都没了力气，转身一步步向回走去，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冷冷的月光洒在地上，落在身上，竟是如此的不真实。

“若夕。”叶儿急切地在后面叫道。

我站住身子，转过身看向她，她在我面前越来越模糊，像是一个影子，我扯了一下嘴角，没有做声，向回走去。

身后，有一道冷冷的眸光传来，像是利箭般，直直地穿透了我。

只是，我终究没有再回头，看个究竟。